

◆ 城事 / City Story

西塘：凝固历史 缱绻生活

临近西塘时,已是午后,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滑过眼眸,斜斜地抚过心坎,远望处,山影如岚,很自然地融入澄澈如洗的碧空。古镇的长街曲巷,黛瓦粉墙,飞檐漏窗,在一堤如烟的绿意里若隐若现。浆声四起的流水,一拱如月的石桥,笼在宛转的旧梦里,以低调微吟的缱绻,在透明的时间里和屋前屋后的苍苔绿藤作着窃窃的私语。

弄堂是西塘的脉络。

西塘有120多条弄,最宽的弄约1米开外,最窄的弄仅限一人侧身而过。这里,听不到鼎沸人声,看不到车马熙攘。孤独与怡然同时在心里盟生开来,静穆而空灵。

水是西塘的梦,是西塘的魂,而让人魂绕梦萦的,则是西塘的桥。

西塘的一座座石桥如一部部古书,浸在潜移默化的变迁里。那104座石桥,默默地倾听着千年流水轻吟、桨槽浅唱,阅尽了两岸旧事新人、繁华沉淀;以沧桑的姿式,在水的怀抱

里,影动波摇,翩若惊鸿。

除了弄堂、水流和桥,吸引人的还有西塘的建筑。西塘的建筑,古朴而不张扬,站在任何一座宅院门口,都看不出丝毫的恢宏之气,这大概与西塘人平静谦和的心境与性情有关。

其实,西塘的古宅颇多,有的已经很破旧了,还有的只是一个狭小而昏暗的小院,阴暗潮湿的角落里,有一些枯败的小草,伏在地上,静静地将岁月守望成一段段旧事。那些无处不在的古朴与宁静的气息,被轻风轻轻拂过,曾经的经历与过往,随着风轻轻远去,远去,人便恍惚了起来,感觉好象历史在这里已经和倒塌的院落、倾斜的房梁一起倾塌了,而西塘又将这一切完好地凝固了。蓦然回首,古宅的院门紧闭,一把生了锈的铁锁令人触目惊心,便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走进了古宅,走进了那一桩桩尘封的旧事中。

古镇西塘原有“平川十景”,明代先贤周鼎(桐村)先生曾有诗吟咏。其中最有名的要数那首《西塘晓市》。“旭日满晴川,翩翩贾客船。千金呈百货,跬步塞齐肩。布褐解市语,童乌识伪钱。参差鱼网集,华屋竞烹鲜。”寥寥数语间,繁华热闹的景象跃于眼前。现今,商家店铺依然云集,荷叶粉蒸肉的香气依然四溢,八珍糕的名气依然响亮,东街上的茶楼依然人来人往,川流不息。只是,往来的大多不再是四乡八村的乡邻,而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,以或欣赏或寻梦或好奇的心境探访这个千年的镇落。

坐在雕花木栅前抽着水烟的老人、闲话家常的老太太,以新鲜而又习以为常的目光打量着三三两两的游人,时不时流露出善意和友好的微笑。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记忆里,一定还会有西塘的旧事吧,那些旧事是否也如他们一样,坐在自家门前任阳光暖暖地晾晒呢?

(洛 夏)

乾隆皇帝听田歌

谁都知道,清朝乾隆皇帝酷爱微服私访,在其访查民情的路途上,就在西塘发生了一则趣事。

话说,有一年,乾隆皇帝从嘉兴出来,途经嘉善打算去西塘。乾隆皇帝的龙舟摇过乌泾塘的时候,突然田野里传来一阵阵“哎嗨……哎嗨……”的声音,这个声音特别响,一歇高一歇低,倒蛮好听。乾隆皇帝一听,觉得非常稀奇,就问旁边的陪驾大臣:“这是啥个声音?”这位大臣明明晓得这是种田人在田里干活时唱的田歌,因为他看不起种田人,所以就对乾隆皇帝讲:“回禀万岁,这是田虫叫。”乾隆听后不相信,心里想:田虫哪能会叫出这样大的声音来。于是

对陪驾大臣讲:“这个田虫啥样子,去捉一只来让我看看。”大臣没法,只得叫差人到田里去捉个唱歌的人来。乾隆皇帝一看捉来的不是什么田虫,而是一个人,就当着大臣的面问道:“你们在田里为啥要叫啊?”种田人一看是皇帝,马上双膝跪下对乾隆讲:“万岁爷,小的不是在叫,而是在唱田歌。”乾隆一听说是唱歌,倒要听听看,所以又对种田人讲:“那么你唱支歌给我听听。”种田人仍旧跪在地上,挺直腰拔直喉咙,对着乾隆皇帝唱了一段田歌,乾隆皇帝从来没听到过田歌,一听倒觉得很新鲜,听得蛮入神,还不停地点头称赞,等到种田人唱完,竟哈哈大笑,讲起来,田歌真好听,可还有人说是田虫叫呢!

(陈 曦)

